

THE
LITTLE STRANGER

Sarah Waters

小小陌生人

[英] 萨拉·沃特斯 著

孔新人 译

THE
LITTLE STRANGER

Sarah Waters

小小陌生人

[英] 萨拉·沃特斯 著

孔新人 译

© 沃特斯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小陌生人 / (英) 沃特斯著; 孔新人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7

ISBN 978-7-5470-1074-7

I 小. II ①沃. ②孔.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9337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1mm × 210mm

字数: 295千字

印张: 17.5

出版时间: 2010年8月 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8月 第1次印刷

策划: 赖天成

责任编辑: 杨春光

特约编辑: 赖天成

装帧设计: 颜 禾

书号: ISBN 978-7-5470-1074-7

定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第一章

CHAPTER 1

第一次看到百厦庄园时，我十岁。正是战争结束后的那个夏天，艾瑞斯一家还很富有，仍是这个地区的显赫人物。在帝国日^①的庆祝会上，艾瑞斯太太和艾瑞斯上校经过时，我和村子里的其他孩子站成一排，举起纪念奖章向他们致童子军礼。接着，我便和父母一起坐在长桌边吃茶点，现在回想，那是在南边的草坪上。艾瑞斯太太那时在二十四五岁上下，她的丈夫年长一些，他们的小女儿苏珊大约六岁。这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我对他们的记忆却很含糊。我能清楚忆起的是这座房子，是它吸引了我。

① 帝国日，又称维多利亚日。从1901年开始，整个英帝国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5月24日为帝国日。

我记得那些正在老去的、精美的建筑细部：红色旧砖、绉纹窗玻璃和风化的砂岩饰边。这座房子的外表模糊不清，还有几分捉摸不定——它像是一块冰，在阳光下渐渐开始融化。

自然，宅邸内部我们是不能进去的。门和落地窗都打开着，但是用绳索或缎带扎了起来。男仆、园丁和我们共用的洗手间在马厩里。不过，那时我妈妈还有几个朋友在庄园里当仆人。茶点一结束，人们起身离开庭园，她就带着我从边门悄悄溜进了宅子里，在厨房里和厨师、女佣们待一小会儿。那次短暂的逗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厨房在地下室，要走过一段古堡地牢般阴冷的拱廊才能抵达。这时，数不清的仆从正拿着食物篮或是托盘在上面来来去去。待洗的餐具堆积如山，妈妈挽起袖子开始帮忙。让我欣喜若狂的是，她的勤劳带来了回报，我得到允许可以自己挑选那些从宴会上撤下来的、没人吃过的果子冻。我被安置在一张松木桌边坐下，手里握着从艾瑞斯家族私人橱柜里取出的调羹——一个又笨又重的银家伙，前端差不多比我的嘴巴还大。

不过，后来我得到了更高级别的款待。拱廊上方的墙壁上安装着连接铃索和铃铛的分线盒，每当铃声响起，催促客厅的女佣上楼，她就会带上我，这样我就可以从那块将房子前后分为两个世界的厚毛呢帘幕向外偷窥。女佣告诉我，如果我是个听话又安静的孩子，就该站在那儿乖乖地等她回来。我只能待在帘幕后面，因为如果上校或者他的太太看到我，就会引起骚乱。

通常情况下，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可是，两条大理石走廊交汇在那面帘幕掀开的地方，每一条走廊里都堆满了精美绝伦的

物件。女佣刚刚轻快地消失在一条走廊上，我就勇敢地几步踏上了另外一条走廊。一阵令人惊讶的战栗涌上我的心头，并非因为擅越雷池，而是由于房子本身，它的每一个角落都令我激动——地板上的亮光、年代久远的木椅和壁橱泛出的光泽、镜子的倒角和边框的涡卷。我被吸引到了一面光洁的白色墙壁边，墙上有橡树籽和树叶图案的石膏装饰线脚。除了在教堂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东西。我飞快地仔细打量了一遍，然后做了一件至今仍觉得极为大胆的事情：我用手指去抠其中的一个橡树籽，想把它从墙上撬出来，没有成功，于是使用随身的小折刀把它挖了出来。我不是有意要毁坏艺术品，也不是那种捣蛋的男孩。只是出于对这房子的崇拜，想要拥有它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一种我以为普通小孩或许无法体会的崇敬感，让我做了这件事。通常，一个男人渴望从他突然为之迷恋癫狂的女孩头上取下一缕秀发珍藏，我想，我就是这种感受。

我好不容易才拿到了那个橡树籽，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干净利落，我用力向外拔它的根部时，带出了一把纤维、白色粉末和沙砾。这真令人扫兴。很可能，我原本想象它是大理石做的。

但是，没有人出现，没人来抓我。就像人们说的，眨眼之间就干完了。我把那个橡树籽放进口袋里，溜回帘幕后面。客厅的女佣很快就回来了，把我带回了厨房。我和妈妈向厨房里的仆人道别，回到了花园里和爸爸会合。此刻，我感觉到了口袋里的石膏块带给我的那种病态的兴奋。我开始担心艾瑞斯上校——那个可怕的男人——发现墙壁被破坏而停止宴会。但是下午过去了，

暮色渐渐升起，天下太平。我和父母随着里德克特^①的人们走回家，一路上，蝙蝠在我们头顶掠过、旋转，仿佛在看不见的琴弦上翩翩起舞。

最后，当然了，妈妈发现了那个橡树籽。我把它从我的口袋里拿进拿出，它在我灰色法兰绒短裤上留下了白色的痕迹。我妈妈终于弄明白她手里的奇怪小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她都快要哭出来了。她没有掴我，没有告诉爸爸，也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她只是看着我，含泪的双眸既困惑又羞愧。

“像你这样聪明的男孩，应该更识大体。”我以为她会这么说。

我小的时候，人们常常这样说。我的父母、叔叔、校长——各种各样对我未来充满兴趣的成年人都会这样说。这些话常使我难抑无名之火。我极其渴望配得上聪明的好名声，但我从未祈求过聪明，因为它似乎不按常理出牌，它能变成某种力量将我打倒。

橡树籽被扔进了火炉里。第二天，我在炉渣里发现了被烧黑的硬块。不管怎么说，那一年应该是百厦庄园最后的辉煌。接下来的帝国日庆祝会由另一个家族承接，在相邻的一座宅邸里举办。百厦庄园从此日复一日地衰落下去。不久之后，艾瑞斯家的女儿夭亡，艾瑞斯太太和上校也更深居简出了。我隐约记得他们下面的两个孩子，卡罗琳和罗德里克出生的日子。但那时我在利明顿书院^②读书，正忙于和苦涩琐碎的生活作战。妈妈在我十五

.....
^① 百厦庄园附近的一个小市镇，法拉第医生的住处和诊所在里德克特的主干道上。

^② 位于沃里克郡的利明顿皇家温泉镇。

岁的时候死于流产。我童年时，她就经常性地流产，最后这次要了她的命。我的爸爸一直看着我从医学院毕业，回到里德克特成为一名职业医生才去世。艾瑞斯上校几年以后就死了，我记得，是死于动脉瘤。

他离世之后，百厦庄园更加隐没无闻。庄园的大门常年紧闭，坚固的棕色石头界墙虽然不高，但足以阻隔外面的视线。尽管这座房子宏伟壮观，在沃里克郡^①的大街小巷里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瞥见它。当我沿着百厦庄园的界墙闲逛的时候，我不时想起它，想起在那里宴饮——时间停留在1919年的那一天，生机勃勃的砖立面、冰凉的大理石走廊——每一条走廊里都堆满了精妙绝伦的小物件。

我再次见到这座庄园时，已是三十年后了，另一场战争^②刚刚结束，庄园的变化令人震惊。我去那里纯属机缘巧合。我的搭档戴维·格雷厄姆是艾瑞斯一家的家庭医生，那天他恰好出急诊去了。因此艾瑞斯家派人来请医生时，便由我代劳了。刚走进庄园，我的心就开始下沉。我记得，必须穿过一片整齐的杜鹃花丛和月桂树，走一条长长的路才能到达宅子。可是现在庄园疏于管理，杂草丛生，道路难辨，我只得开车在灌木丛中摸索前进。我终于驶出了灌木丛，迎面是一条高低不平的砾石斜坡，宅邸就在眼前，我目瞪口呆。虽然我早已料到，它可能和我记忆中的那座

① 英格兰中部以西的一个郡。

②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厦相差甚远——但宅子还是显得太低矮了。屋舍的破败令我颇为惊骇。那些秀美的饰边似乎全部剥落了，宅子的乔治亚式^①风格更加难以辨认。常春藤沿着墙壁攀援，末端枯死后，就像垂下的乱糟糟的鼠尾辫^②。通向庄园大门的台阶已经开裂，杂草正从缝隙里向外疯长。

我把车停好，走了出来，却不敢使劲关车门。眼前的庞然大物让人不免对此地忧心忡忡。我到达时似乎没有人听到。我稍稍迟疑，便踏上了嘎吱作响的鹅卵石路，小心翼翼地走上开裂的石头台阶。这是一个炎热、安静的夏日——我用力扯着拉铃绳，古旧污暗的黄铜和象牙发出了纯净的铃响，没有一丝杂音。但铃声是那么遥远，像是从宅子深处的空洞里传来。铃声立即引来了模糊不清的、粗野的狗叫。

狗叫声很快就被止住，接着是很长一段寂静。过了一会儿，似乎从右边传来了一瘸一拐的艰难的脚步声，片刻工夫，艾瑞斯家族的男丁——罗德里克在角落里出现了。他眯起眼睛迟疑地打量着我，直到看见我手里的药箱，才把一支软塌塌的纸烟从嘴里拿出来，开口说道：“您就是医生，对吗？我们以为，格雷厄姆医生会来。”

他的语气相当友好，却带着一丝烦闷。仿佛我的外貌让他心烦意乱。我向他走去，一边自我介绍一边解释格雷厄姆为什么没

①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传入英国后，派生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从1714到1830年统治英国的四位乔治国王的时代，或与这个时间段有关的一些艺术风格特点。

② 一种发型，典型的表现方式就是只在脑袋后面留一根细长的发辫，可以是卷曲的，也可以是直的。

能过来。他淡淡地答道：“您能过来真好。今天是星期天，天气又糟。请走这边好吗？会比我们穿过房间快些。顺便介绍一下，我是罗德里克·艾瑞斯。”

我们以前在很多场合见过。但是显然，他已经没有印象了，他敷衍地轻轻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指摸上去很奇怪，有的地方粗糙得像鳄鱼皮，而有的地方却光滑得出奇。我记得，他在战时的一场事故中烧伤了手和脸上的一大片皮肤。如果不是这些疤痕，他称得上相貌堂堂：他比我高，虽然已经二十四岁了，却依然稚气未脱、略显单薄。他的穿着也很显孩子气：开领衬衫、随意的裤子、褪色的帆布鞋。他走得很慢，腿明显有点瘸。

路上，他说话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请你来？”

我说：“听说，你们有一个女佣生病了。”

“我们有一个女佣！这说法真妙。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女佣，她叫贝蒂。似乎得了胃病。”他犹疑地说，“我不清楚。通常，妈妈、姐姐和我都不请医生，我们自己能对付。我们可以胡乱应付感冒和头痛。不过我知道，如今这个年头，虐待仆人可是罪大恶极。我看得很明白，仆人的处境会比主人更好。^①所以，我们觉得该给她请个大夫。请留心这里。”

我们走上了庄园北边的砾石台阶。罗德里克提醒我一处开裂下陷的地方，我绕了过去。我很愿意有这样一个机会看到百厦庄

^① 罗德里克这几句抱怨和二战后英国工党的政策有关：1945年7月，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首相，开始推行以经济计划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策，掀起战后英国第一次国有化高潮，以求推进英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国有化加重了“英国病”，造成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工业关系的紧张。

园的另一侧，却又惊异于它的衰败。花园里长着杂乱无章的荨麻和喇叭花，阻塞的下水道散发出淡淡的难闻气味。一路上看到的窗户都布满灰尘和污迹，一扇扇都紧闭着，大部分装着百叶窗板。在一段悬空石阶的上端，只有一副玻璃双扇门打开着。透过这副玻璃门，我看到一个乱糟糟的大房间，堆在桌上杂乱的纸张、织锦窗帘的一角……匆匆经过，我只能看到这些。我们来到了一条狭窄的佣人门道边，罗德里克站在一旁给我让路。

“您继续向前走，可以吗？”他用那只带着伤疤的手为我指路，“我姐姐就在楼下。她会领您去贝蒂那儿，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儿。”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他受伤的腿，他一定不愿意让我看见他下楼时的难堪。当时我还以为他很没礼貌，于是我什么话也没说，从他面前走过。很快，我就听到他的胶底鞋渐渐走远。

于是，我一个人安静地走了过去。我记起来了，这个门道，就是很多年前妈妈私自带我走过的地方。我记得这光秃秃的石梯正通向那条幽暗的拱廊，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它却让我失望了。我记得这个古堡地牢般的走廊，但事实上，它的墙面像警察局和救火站一样是光滑的米黄色和绿色，石地板上铺着一长条棕席垫，拖把乖僻地立在水桶里。没有人出来迎接我，不过透过右边那扇虚掩的门可以瞥见厨房，于是我悄悄走过去朝里张望。我又是一阵失望：这是一间了无生气的大屋子，里面有几张维多利亚式长台^①，全都被彻底地清理过，上面什么也没有。

① 厨房里用来做菜的操作台，不用来吃饭。

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外表阴冷，死气沉沉。只有一张餐桌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曾坐在那儿吃果子冻。这张桌子也是房间里唯一略显生机的物品，上面放着一小堆沾着泥土的蔬菜、一碗水和一把刀子——水色浑浊，刀子是湿的，似乎有人刚开始工作便被临时叫走了。

我退了出来，鞋子在棕席垫上发出咯吱的声响。又是一阵粗哑而不安的狗叫声，这次是从很近的地方传来。很快，一条又黑又老的拉布拉多犬从某个地方蹿出来，在我身边蹿得老高，狂吠不已，我站着不动，把药箱拿得更高了。这时一位年轻小姐出现了，把狗喝住：“好啦，够啦，你这个笨蛋！吉普！——真抱歉。”她走得近一些，我认出她正是罗德里克的姐姐卡罗琳。“它知道我受不了上窜下跳的狗。吉普！”她走上前在狗腿上重重一击，它终于安静下来。

“小傻瓜，”她使劲拉住狗的耳朵，眼神里充满了溺爱，“它忠心耿耿，所以才叫个不停，它以为每个陌生人都想割断我们的喉咙，偷走家里的银器。我们实在不忍心告诉它，银器早就没有了。我记得我们请的是格雷厄姆医生。而您是法拉第医生。我们还没相互介绍呢，对吗？”

她面带微笑，向我伸出手来。她的手比她弟弟坚定，也诚恳得多。

我以前只在乡间集会，或沃里克郡和利明顿的大街上远远看到过她。她比罗德里克略大一些，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乡间有一些关于她的传言，如“心肠过热”、“老处女”、“精明姑娘”——

这么说吧，她相貌平平，对姑娘家来说个子太高，大腿和脚踝又太过粗壮。头发是那种淡淡的英国棕，如果护理得当，还是相当漂亮的，但是我却从未见过它干净整洁的样子，现在这一头棕发正乱蓬蓬地搭在卡罗琳的肩上，仿佛她刚用厨房的肥皂洗了头发，却忘记梳理。此外，她是我所见过的女性当中穿着品味最差的一个，脚蹬一双男式拖鞋，身上的裙子很不合身，使得那宽胸肥臀实在令人无法恭维。她的眼睛是淡褐色的，很呆板，脸很长，下巴棱角分明，外貌实在平庸。我觉得，只有她的嘴巴长得还不错：大得出奇，形状很好，很有动感。

我再次说明了格雷厄姆的急诊和替换成我的原因。她的回答和她弟弟一模一样，“好吧，您能过来真好。贝蒂来我家的时间并不长，不到一个月。她家住得太远了，在索瑟姆^①那边，我们不想打扰她家人。据大家说，她妈妈是个坏蛋……她昨天晚上开始抱怨胃痛，今天早上也不见好转，我觉得必须请医生确诊。您现在可以给她看病吗？她就在那里。”

她边说话边转过身，迈开粗壮的小腿向里走去，我和狗跟在她身后。她把我领进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以前可能是管家的起居室。它面积比厨房略小，却和地下室的其他房间很像：石头地板、扁扁的高窗和单调刻板的粉刷。壁炉的炉栅很窄小，扫得很干净。屋子里摆着一把褪色的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一张金属架子床，是那种闲置时可以折起来藏进橱柜后墙洞里的折叠床。床上

① 索瑟姆是沃里克郡的一个小市镇。

躺着的人瘦小纤细，身上罩着一件衬裙或是无袖睡袍，一眼看上去我还以为是个小孩；凑近些我才看出，这是个十来岁发育不良的女孩子。她一看到我，就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我走近时，她却又哀婉地倚在了枕头上。我在床边靠近她坐下，“你是贝蒂，对吗？我是法拉第医生。艾瑞斯小姐说你胃痛。现在感觉怎样？”

她讲着一口难听的乡下腔：“医生，我难受死了！”

“你一直在生病吗？”

她摇头。

“你腹泻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腹泻？”

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我打开药箱，“好吧，让我来检查一下。”

她稚气的嘴唇咧开了一点，刚好能让我把温度计压在她的舌下。我从拉开脖子处的睡袍，将冰凉的听诊器放在她的胸部，她低声呻吟着向后退缩。她是本地人，只要接种过学校疫苗，我就很可能见过她。但此时我却毫无印象。她是个很不起眼的女孩，发色黯淡，修剪潦草，前额一侧夹着一个发卡。宽脸，眼睛分得很开，灰色眼珠和多数浅色眼睛一样，显得既不神秘也不狡黠。当我掀起睡袍检查胃部时，破旧的法兰绒内裤露了出来，她苍白的脸上才泛起害羞的红晕，微微有了些生机。

我的手指轻轻触碰到她的肚脐，她就喘着粗气大叫起来——几乎是尖叫。我安慰她：“没事的。告诉我，哪里最痛？这里？”

她回答：“噢！哪儿都痛。”

“很剧烈的痛，像刀割一样？还是隐隐作痛，火烧火燎的痛？”

“隐隐的痛，”她哭喊着，“又像刀割！可是也像有火在烧！噢！”她又尖叫起来，这次终于把嘴巴张得很大，我看到了健康的舌头、喉咙和一排不太整齐的牙齿。

“没事的。”我又说了一遍，并把她的睡袍拉回原位。我想了想，便转向卡罗琳，她正在门口焦急张望，那条拉布拉多犬立在她身边，“艾瑞斯小姐，能不能让我和贝蒂单独待一会儿？”

我说得郑重其事，她皱起了眉头，“好吧，没问题。”

她朝狗打了个手势，带着它离开。听到背后传来关门声，我便收起听诊器和温度计，锁上药箱。我望着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语气平静地说：“贝蒂，我现在很为难。刚出去的艾瑞斯小姐不辞辛苦，想让你病情好转；但我很清楚，你根本不需要医生。”

她张大眼睛瞪着我。我只好说得更直截了当些：“你是不是觉得我在休息日没事可做？是不是从里德克特出发，跋涉五公里看望一个顽劣的小女孩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我想到一个不错的办法，送你去利明顿割阑尾。你什么毛病也没有。”

她的脸涨得通红，“不，医生，我有病！”

“我承认，你是个不错的演员。那几声尖叫和痛苦的抽搐演得真像。不过，如果我想做演员，我就会去戏院。嘿，你觉得谁会付我的出诊费？我可不提供免费服务。”

提到钱她吓了一跳，她真的害怕了，“我是穷人！真的！昨天晚上我真的病了。病得很厉害。我以为——”

“是吗？你以为可以在床上舒服地偷一天懒？”

“不！这么说不公平！我真的很难受。我只是以为——”说

到这儿，她的声音开始哽咽，灰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只是以为，”她不安地重复着，“以为如果一直那么痛，那——那么，或许我就可以回家待几天。等我好一点再回来。”

她背过脸去，使劲忍住眼泪。但泪水还是溢出了眼眶，顺着瘦削的脸颊滚落下来。我说道：“就是因为这些？你想回家？是吗？”她用手捂住脸，真的哭了起来。

虽然有些眼泪情真意切，但医生对眼泪实在是司空见惯。我还要处理家中的一摊杂事，没心情为这桩小事无谓地耽搁时间。可她看起来是这么年幼，让人哀怜。所以，我让她尽情地哭了一会儿。然后，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坚决地说道：“哭够了吧。接着往下说。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你不喜欢这里，是吗？”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块皱巴巴的蓝色手帕，擤擤鼻涕。

“是的，”她说，“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工作太多了吗？”

她绝望地耸耸肩膀，“还行。”

“他们要你一个人干所有的家务？”

她摇摇头，“贝兹利太太也来做事情，除了礼拜天，每天做到三点。她洗衣做饭，我干剩下的活儿。有个男佣有时会来花园帮帮忙。卡罗琳小姐也做一点……”

“听上去还行。”

她默不作声。于是我继续加压。想父母了？——她愁眉不展。想男朋友了？——她的脸拉得更加难看了。

我提起我的药箱，“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无法帮助你了。”

看到我就要起身，她终于开口：“是因为，这房子！”

“这房子？怎么回事？”

“噢，医生，这房子太不正常！它太大了！无论去哪里，都得走很远。它很静，静到让人害怕。白天还好，我要干活，贝兹利太太也在这里。可是一到晚上，就剩下我自己了。没有一点声音！我常常做噩梦……还有更糟的，他们总叫我上上下下地爬那段旧楼梯。房子里到处都是幽暗的角落，根本不知道那里藏着什么。总有一天，我会被吓死！”

我说：“被吓死？在这么漂亮的宅子里被吓死？能住在这里是你的福气。这样想就对了。”

“福气！”她怀疑地说，“所有朋友都说，我来当女佣是发了疯。他们在家里笑话我呢！我从来见不到人。也从没有出去过。我的表姐妹们全都在工厂里干活，本来我也可以去的——可是我爹不让我去！他不喜欢工厂。他说工厂会把姑娘们变野。他叫我在这儿待一整年，学点家务活儿和礼节。一整年！我会吓死的，肯定会。要不然就是羞愧而死，你看到他们给我的衣服和帽子了吧，真难看啊！医生，这太不公平了！”

手帕里浸满了泪水，她把它揉成团，扔在地板上。

我弯腰捡起了手帕，“亲爱的，别生这么大的气……一年时间不长。等你长大了，就会觉得一个年头无关紧要。”

“您是说，我现在还不够大吗！”

“你现在多大了？”

“十四岁。也可能我九十岁时，还钉死在这里！”